

花谢花会 再开

——三十集电视

连续剧《蓝薇雨》

● 胡辛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谢花会再开

三十集电视连续剧《蔷薇雨》

十一著

九州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江南古镇。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身于颇有名望的书香门第的徐家七姊妹在各种观念尤其是婚恋观的急速嬗变中，有的想固守传统中冰清玉洁的自我，有的困惑彷徨茫然无措，有的心理倾斜坠身欲海，有的历经坎坷终成弄潮女……

尊卑悬殊性格迥异的几位男子与古巷女子有意无意、有缘无缘的相识相交、相爱相弃，使剧情扑朔迷离。

第一集

1. 乡野小路 暮春雨 外

桃红柳绿，秧田碧翠，野蔷薇烂漫。

打扮得花红叶绿的女人们回娘家。

有撑着伞携儿女步行的，有驮在丈夫自行车后的，也有坐在吱嘎作响的快绝迹的鸡公车上的半老女子……但都无一例外地挽了个蓝底白花的蜡染包袱。

三月三，赣地乡俗女儿回娘家。

2. 都市闹街 雨 外

高楼林立，声浪喧嚣，大街车流人流涌动。都市的节奏旋律将乡野一页倏地翻过。

只有无数色彩缤纷的花伞像野地的蘑菇，浓墨重彩濡染了都市的女性色彩。

一把早已淘汰了的婺源暗红油纸伞慢调子地游移。伞下是一黑衣女子，挽着蓝底白花包袱。右手腕上有一弯精巧的苦竹手镯。

她走向硕大的广告栏。

矗立的广告栏更见色彩绚丽，女人的头像女人的字眼：女性世界女性伴侣女性化妆系列女子文学女子新潮服装女人啊你的名字……

人流匆匆，没谁留心广告栏。

只有婺源伞在广告栏前停住，伞扬起，黑衣女子面部特写：清秀端庄，一双眸子分外黑亮深沉。

“红城电视台招聘《女性世界》节目主持人1名。对象：18至45岁的知识女性……初试必答题：女人是什么？”

“女人是什么？”黑衣女子喃喃念出声。【女子内心独白：“我们的青春，在抹去女性性别时代度过，当女性的字眼醒目矗立在街头时，女人寻求的竟是‘女人是什么’？”

独白中叠印一组转折画面：非常时期女人的黑发上的红卫兵帽，红卫兵服，解放鞋。】

3. 彩电中心大楼 日内

大厅里报考者一片嗡嗡声，招的是女性，陪伴与好事的男性足占了一半。

一全身黑，长发披肩的年轻女子双手塞住耳朵，一个劲背诵：“女人是什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呵，古老又新鲜的永恒话题。西方的《圣经》说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的；中国的神话却说世上的人全是女娲用泥捏出来的用绳抻出来的，泥捏的是贵人，绳抻的是贱人——喂，瑶瑶！”

戴高度近视眼镜的瑶瑶正倚着一杓儿，打开一部厚厚的书看着，手拿红蓝铅笔勾勾划划，耳朵塞根导线听小录音机。身穿肥大多袋的风雨衣，衣后领挂一柄七彩条的花伞。猛惊，下意识摸摸身后的伞：“伞在嘛。”

七巧：“我要你陪我，我可不是怯场。是要你这博士生帮我决策嘛。女人是什么？我有几套答案，这是追根溯源式，喂，是不是太遥远了点？”

瑶瑶推推眼镜：“嗯，是远了点，好像在说物种起源。”又埋头看书。

七巧扯下她的耳塞，合上书：“四姐呵，一心不要二用，对我忠诚点好不好？来，听听第二套方案；柔曼抒情式。”

七巧又塞住耳朵：“女人是什么？女人是船帆男人是江河，女人是青藤男人是大树，女人是月亮男人是太阳，天地宇宙才这样完美——喂，这一套，我觉得不对劲，好像有点口是心非。”

瑶瑶：“嗯，是不对劲，藤缠树，有依赖性。舒婷的诗，怎么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不过这比喻也不对劲。木棉，又名凤凰树、英雄树，常绿乔木，性喜阳，是我国南方城市最佳的绿化植物，但木棉阳刚气十足，常象征男的嘛。”

七巧：“行啦行啦，我的生物博士，这里又不开城市环境保护研讨会。依你说，阴性的树？干脆，把女人比喻成花？牡丹春兰秋菊夏荷冬梅？俗不可耐。要不，遍地棉花：男耕女织嘛。”

七巧自己朗声大笑，瑶瑶掩口葫芦。

瑶瑶：“七巧，用否定说行啵？一系列否定句以排比的形式出现，很有气魄。女性世界，这栏目本身就刺眼，干吗不说男性世界？”

七巧跳起来：“太对啦！就反其道而行之。”

瑶瑶早已摊开书，铅笔耳塞又都用上了。

一红脸女子冲出演播室考场：“全是怪题偏题，又不是考文学院研究生！”

一男子：“报考的几百名，实际只招收1名，题不难怎把你们刷掉呀？”

另一尖嘴女子：“我看呀，纯粹就是收报名费给他们发奖金。”

另一男子耸耸肩：“这可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呀。嘴馋的雌性鱼最多。”

一声喊叫：“洞拐拐（077）徐七巧——”

七巧激动地：“啊，是我。”走几步又回眸：“瑶瑶……”

瑶瑶推推眼镜，伸出食指中指做“V”状。

4. 百花厂宿舍外 日

破旧的平房宿舍，但环境卫生。宿舍前有公共自来水龙头。并

有一排排竹竿与铁丝晾衣物。

一部无篷三轮车停放宿舍外，二玫、蒙茵和小玳往上放一只只纸箱，沉甸甸的。

小玳独扛一纸箱，咚地往车上放好：“妈也，这书真他妈的沉。”接过二玫手中的塑料布，爬上车利索遮盖：“二姐，瑶瑶呢？瑶瑶不是在姐夫厂里搞环境试点吗？”

二玫：“别管她。累着你啦？别忘了，你是劳力者。”

小玳：“嘿嘿，我是说平日瑶瑶最疼蒙茵，蒙茵又最崇拜四姨，今天蒙茵好不容易转到了重点中学，搬到我们女儿阁住，她倒不露面啦？”

蒙茵推推又厚又大的眼镜：“四姨有事嘛，七姨请她去做参谋。”

小玳：“参谋什么？”

二玫白蒙茵一眼：“就你嘴多。”

小玳抱屈地：“二姐呀，家里的事干吗老瞒着我这老六呵？”

二玫：“你这嘴没遮没拦，专闯祸。”

小玳：“到底参谋什么吗？”

蒙茵：“七姨要考《女性世界》节目主持人呢。”

小玳：“女性世界？女性要另分出一个世界？”

二玫止不住一笑：“是呀，你这假小子得用心学着点，女人得像女人。”

小玳涎着脸：“还是男女都一样好嘛。没有我这个假小子，徐家没顶梁柱罗。上来吧。”利索地将雨衣又盖在纸箱上。

二玫、小玳上车，撑开雨伞。

二玫：“小玳，穿上雨衣。”

小玳已踏三轮：“不用！我是野小子！喜欢痛快！”

二玫：“你疯什么呵。会着凉的。”

小玳将三轮车踩得飞快，回头做鬼脸：“我没那么娇。我又不是女性世界的。”

5. 演播室考场 口 内

一排评委端坐，只当中一位是严肃的中年女性。

挂角坐的一男子正漫不经心锉指甲，七巧走进，他略略抬头，眼却突地亮了，成定格。

一评委：“请抽题。”

七巧抽出一张，交这评委。他打开念道：“中国第一位女诗人？第一位抨击诗坛男家的女诗家？第一位革命女诗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第一位写苏区并血染文坛的女性烈士？喏，请准备半分钟。”

七巧脸涨红了：“真是考文学院研究生呀。”

一评委：“这没办法，报考的人太多，题要出得多，难免偏点。”

女评委：“不必解释。主持人可不仅仅看脸蛋子，重要的是拥有知识，是内涵。”

七巧负气地：“好，我回答。中国第一位女诗人有两说，一是许穆夫人，一是大禹夫人涂山氏女。以下依次回答：李清照、秋瑾、陈衡哲、冯铿。”

女评委酸酸地：“你是学中文的？”

一评委：“红城师院艺术系的，表上不是填着吗？”

女评委：“知道。所以才怀疑这对答如流。”

七巧满心委屈，欲语不能。

挂角男子盯着她，目不转睛。

女评委：“好啦，请你准备一分钟的演讲：你为什么想当《女性世界》节目主持人？”

七巧冲动地：“为了痛恨《女性世界》这个专门栏目！”

评委们面面相觑。

七巧不理，眼望天棚：“是的，从古至今无论男女，始终关注着‘女人的话题’，不论是崇高的追求还是猥亵地谈论，不论是全身

心的投入还是热眼的旁观，这，对于女人，是怎样的有幸，又是怎样的不幸！《女性世界》大概就是这种‘有幸’与‘不幸’的展览吧。”

评委们表情迥异。

挂角男子右手支着下巴颏，盯着她，目光灼灼如贼。

女评委冷笑一声：“你忘记了？你是来考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的，而不是来大批判的。哼，看来，你很不了解女性世界，你大概是家中独女，又是个被男性世界宠坏了的女孩子。”

男评委拍拍女评委手臂，轻声：“别感情用事。”

七巧望着她：“恰恰相反，我们家四代同堂，就称得上个小小的女性世界，——谁不知道红城的徐家书屋呵？”

6. 古巷书屋 雨 外

一条古巷老屋毗连、古朴破败、清幽冷落。

“徐家书屋”为石雕门罩下破旧斑驳的门匾，四字依稀可辨，书屋门白天敞开着。

书屋西墙蔷薇如瀑，雨蒙蒙中如一群花妖；西墙下有古老的三眼井，湿漉漉尚未荒废。

黑衣女子幽灵般走进古巷。

黑衣女子漆黑的眸子泪光莹莹。

【女子内心独白：“这就是……我的家……离别十九年……我还是回来了……可是……这清高又清白的家……我，能走进吗？”

漆黑的眸子中幻出书屋后院的织布屋，古老笨重的织布机前坐着僵尸般的老祖母。

却是七巧欢快的画外音：“我们的老祖母今年八十八，念念不忘的还是她的女贼。”

漆黑的眸子中幻出书屋厅堂的徐士祯和黄蔷。徐士祯翻阅线装书，黄蔷拿个铜汤婆子要他暖膝盖。

依旧是七巧欢快的画外音：“我妈是教会女中毕业的，可仍是传统的东方女性，做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我老爸搞的是水利，长

年累月在外，眼下才赋闲在家。因为我老爸和我妈相貌性格差异太大，所以我们家姊妹七个差异更大——”

漆黑的眸子中幻出当年六个少女在井台旁嬉戏的场景。

幻出镜头皆为黑白镜头。】

7. 演播室考场 日 内

七巧如数家珍：“我大姐四姐都文静，可大姐的文静透着干练，四姐的文静满是迂腐；我二姐六姐都泼辣，可二姐是老辣，六姐是野泼——”

男评委们听得起劲，都笑了。

女评委：“一分钟到了。家长里短、婆婆妈妈、没油没盐。”

一评委余兴未尽：“不是四代吗？还有一代呢？”

七巧调皮地眨眨眼：“我大姐生的是女儿，二姐生的是女儿，五姐下了双胞胎——又是一对没把儿的。”

哄堂大笑。

女评委：“撒野。”

一评委：“老曹，这女孩子素质气质都不错呵，你别存偏见呵。”

另一评委：“老曹，我看她才思敏捷，反应快，是块主持人的料子。”

另一评委：“拉家常式应该是女性世界的风味嘛，平常才见真呀。”

女评委：“哼，以貌取人害死人。这种标新立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伎俩，我见得多了！师院艺术系学音乐的，有几个甘心当唱歌老师？我看她对主持人垂涎三尺呢。了解女性世界还得女性嘛。喂，凌云，你怎么抽起烟来了？这是考场啊！”

挂角男子不知何时已裹在云雾里。听吼叫，摁灭烟头，站起来：“对不起。”大步流星走出。

一评委：“打分打分。见仁见智嘛。”

8. 彩电中心大厅 日 内

凌云追上七巧：“七巧，哦，徐七巧同志，能与你谈谈吗？”

七巧：“你？哦，是评委。谈谈？谈我的态度？违反了考场规矩？”

凌云：“你看你，太过敏啦。我不是评委，只是列席旁听的。”

七巧耸耸肩：“旁听？闲得没事？对我表同情呵？”

凌云一笑：“我是电视剧《花非花》的导演，姓凌，正在物色演员。”

七巧来了劲：“是吗？《花非花》，我看过小说，挺喜欢。”

凌云：“有兴趣，是吗？能上我办公室谈谈？”

七巧：“行。等等，我得跟四姐打个招呼。”

凌云：“我在1514室等你。”离去。

七巧寻着挪到另一隅看书听耳机的瑶瑶：“瑶瑶，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

瑶瑶推推眼镜：“哦，有希望？”

七巧摇摇头，眯眯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9. 都市大道 雨 外

彩电中心外的斑马线旁，瑶瑶扶扶眼镜，小心翼翼等候过往的车辆，书将口袋坠下，雨帽忘了戴上，伞仍挂在颈后，行人亦见怪不怪。

对面，小玳踩三轮过。

小玳隔街浪声大叫：“瑶瑶——瑶瑶——书呆子瑶瑶哎——”

二致：“你嚎什么！”

瑶瑶竟不顾一切像只母鸭般摇摆过街。

一辆“江铃”急刹住，司机探出头，习惯语：“找死哇？！”

瑶瑶怔住，已在道中，却又返身往回走。

小玳急跃下，冲过去拉瑶瑶。

司机大怒：“疯疯癫癫！有完没完！嫌命长！”

小玳拉着瑶瑶跑：“哥们，别吓着国家的宝贵财富——大脑发达小脑迟钝，你担当点吧。一路顺风！四季发财！”

蒙茵：“四姨，吓死我啦。”

二玫啐小玳：“你这女泼皮呵，专惹事！”

瑶瑶定下神：“我最怕过马路，乡下人一样。”

小玳取下伞：“你这是干吗？这是七巧的伞嘛，你真是好跟包嘛。”

二玫拉瑶瑶上来。撑开伞。瑶瑶：“小玳，我把风雨衣脱给你。”手忙脚乱解扣子。

小玳：“得啦，别婆婆妈妈。你跟蒙茵坐一边，伞放纸箱上，雨帽戴好！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二玫：“你咋咋唬唬还有完不？领导欲。”

小玳伸伸舌头，三轮滚动。

瑶瑶搂着蒙茵：“搬到女儿阁住，晚上我帮你温生物课，你也读生物系吧。”

蒙茵跟瑶瑶的动作一模一样，推推眼镜：“跟四姨一样，搞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挺有意思是不？我们老师说当今最先进的科学之一——”

小玳扭过颈脖：“这小耗子，一路一声不吭，见着瑶瑶，滴滴咕咕！”

蒙茵：“爸爸厂里的人都说我特像四姨呢。”

小玳又扭过颈脖噗哧一笑：“没听过外甥女像姨！那是你们的眼镜一模一样，四只酒瓶底儿。”

二玫：“你要像四姨，我倒也就放心了。唉，女人只是块土地，男人才是种子。谁叫你老子是个犟种呢，没灵气呵。”

蒙茵灰灰地低下了头。

瑶瑶：“二姐，别这么说，二姐夫可是个有魄力有眼光有作为

的厂长呵。”

小玳又扭过脖子：“那当然。只是太公而忘私了。本来开个车送趟就得了，倒抓了我这苦力。”

二玫：“这是你心里话？我们下车。”

小玳：“别。别。坐好！我得加速。要不，遇上下班高峰，天黑了也回不了家！”

小玳狂喊狂叫：“当心当心——硫酸硫酸——没刹没铃——让啊让啊——”

一路吼叫一路风，倒也飞似前行。

车上的人又紧张又好笑。

二玫想起：“喂，七巧呢？考得怎样？”

10. 彩电中心1514室 日 内

凌云哈哈大笑：“原来你是备了几套答案！追根溯源式、柔曼抒情式、矛盾质疑式、偏激否定式，有意思。我还以为你年纪轻轻就形成了独立又成熟的女性意识呢。还是老曹火眼金睛。”

七巧委屈地：“凌导，我对你说的是实话，这有什么好笑的？几百人竞争一号主持人，不别出心裁能留下印象吗？即使是鱼死网破，也算拼搏了一把呀。这次招聘，明文规定若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就算分配指标，这就是机遇，我得扼住命运的喉咙。”

凌云：“这么说来，你不愿当教师？”

七巧：“是的。每想起一辈子就是个123的小儿科老师，渐渐地嗓子哑了人也老了，我就不寒而栗。”

凌云：“可你读的是师院，这是教师的摇篮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七巧：“说来话长，又得追根溯源。我是文革时的误会产物嘛，我妈快五十还怀上了我，她说是让我蒙混过去了，那时老爸被批斗，家境很艰难，我生下来爸妈都说叫多多——多余的人。还是老祖母拍板，说叫七巧，排行老七，又是个巧儿——”

凌云：“原来如此。”

七巧：“说走题啦。总之，我小时体质差，又娇又懒，数学上不去，就只爱唱爱跳，进歌舞团，家里是老派，不情愿，就师院有艺术系，只好奔这条道呗。我可不像我们家三姐，听说她考大学就只填一个志愿——红城师院——”

凌云狠狠盯着她，像要将她吞掉。

七巧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避开凌的灼灼目光，看室内壁挂：牛头马面、京剧脸谱，还有一玻璃钢的“北方的狼”。门没锁上，有风，总轻轻地撞击着，哒、哒。

凌云掏出烟：“可以吗？”七巧点点头。凌云点燃一支烟，离开大办公桌后的转椅，走向室门。坐在门旁木沙发上的七巧有点紧张：“凌导……你……不是让我……嗯，来谈《花非花》吗？”

凌云站定，轻声：“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七巧乖巧地接上：“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彩云无觅处。凌导，白居易就这一首诗朦胧派呢。”

凌云转身，背靠门：“是朦胧中一枝带雨的蔷薇，一团迷离的白雾，一个我担心天明消逝的背影……七巧，你……不是七巧……”

七巧有点害怕地将身体绷得笔直，眼光滞在“北方的狼”玻璃钢壁挂上。

“众里寻它千百度……你……太像她。”凌云背贴门，“咣——”，门锁上了。

11. 古巷书屋 雨 外

一老头右手拇指戴着纱手套，持铁扫帚兢兢业业扫着雨巷：“钱不光荣钱不光荣……”

一白白胖胖老大不小的傻子围着绣花兜嘴坐在书屋门槛上，吮着指头，忽地叫了起来：“姐姐——姐姐来啦——”

黑衣女子走向书屋，却倏地回转身，踉跄离去，手臂上已无蓝底白花包袱。

小玳踏着三轮叫叫嚷嚷进古巷。

黑衣女子稍犹豫，旋即雨伞挡住靠屋檐走。

小玳泼刺刺冲进，在书屋前利索刹车。

小玳：“妈——我们回来啦——”

清清秀秀的黄蔷迎出，蒙茵忙喊：“外婆——蒙茵给外婆添麻烦来啦。”

黄蔷疼爱地：“小茵子，住外婆家还说客气话？二玫呀，准是你教的。”

二玫从车上提下一大兜水果给妈：“爸妈年纪这么大了，养育了我们这一代，还要了第三代，不是给爸妈添乱嘛，可平林家半个亲戚都没有，不靠妈靠谁呀？”

黄蔷：“尽说傻话，还分什么平林家二玫家。哎，眼泪水往下流呗。”掰几根香蕉给傻子：“宝宝，吃。唉，可怜的傻宝宝。”

二玫挽起妈的手臂往里走，才不管车上的纸箱行囊：“妈，他才不可怜呢，是您在可怜他。他没思想，能吃能喝，姚师母又把他当宝贝，还有你这位玛丽亚圣徒的邻居护着，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呢。”

小玳麻利地将纸箱扛上肩：“你们拿轻的，重的我包了。”

瑶瑶和蒙茵抬一只纸箱。蒙茵：“四姨，你力气也不小呢。”

瑶瑶眼镜落到鼻尖上：“我在芙蓉农场围湖造田好几年，右肩都挑出个肉瘤了呢。”

小玳雄赳赳往里走：“乖乖，这书怎么像泰山压顶——哎，瑶瑶，听说以后的世界没有书，全靠电脑？”

12. 书屋厅堂 日内

厅堂摆设中西合璧：东壁三幅中堂梅竹松，下置一套中式太师椅，几上搁青花轴里红胆瓶插一大蓬姊妹花；西壁一幅大油画，绘的是大江惊涛拍岸，一粗犷男子面江而立。挨壁一套转角沙发。厅中是红木八仙桌。

厅堂后方斜上的楼梯，挨着楼壁搁置古式书橱，楼口有道通向小后院，后院是织布屋和厨房。

高大魁梧的徐士祯体态像油画中的男子。他正翻着《稼轩词编年笺注》：“谁说以后的世界没有书？噢？文明倒退至野蛮？噢？”

小玳装腔作势：“爸，这文明压死了我，快来帮一把。”却咚咚咚上了楼。

徐士祯跃跃欲试。瑶瑶蒙茵抬进一纸箱，他弯下腰，双手提起：“你以为爸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黄蔷：“士祯，别逞能，当心闪了腰。”

二玫：“爸，岁月不饶人呵。再说女儿阁男者止步呵。”

徐士祯呵呵大笑作罢：“腰没事，这腿像是僵僵的不对劲。”

黄蔷：“待会大璞来了让她看看。”

二玫：“大姐是脑科大夫，医头不医脚。”拿起几样吃食：“我给老祖宗请安去。”

瑶瑶与蒙茵抬纸箱上楼。黄蔷叮咛：“慢点呵，别闪了腰，哦，上楼先把湿衣裤换了，头发擦擦干，当心感冒呵。”

小玳站在楼上，肩扛书箱，一手扶着一手叉腰：“妈，你也太偏心眼啦。她俩坐车，我拉车；她俩有雨衣有伞，我光着头淋；她俩抬一箱，我扛一箱！你倒心疼她俩。”

黄蔷：“你强呀，嘴更强。女孩子家家，粗声大气像什么呵。”

徐总从老花镜上方望小玳：“你呀，在新华书店售书也这样对待顾客？”

小玳咚咚咚进女儿阁：“爸，放心，这样的日子结束了。”

徐总摇摇头：“真不知像谁啊，活脱脱一个女李逵！”

小玳已咚咚咚下楼：“像老爸你呵，你就是个扛三百斤麻袋的短衣帮嘛。”

黄蔷：“又胡说，没老没少的。快搬吧，待会你们姊妹都回家吃晚饭呵。”

13. 彩电中心1514室 黄昏 内

七巧的双拳攥得紧紧的，可目光却怯怯地望着凌云。

凌云并不看她：“你，让我做了一个梦。你，像我第一个恋人。唉，形神兼备。”说毕大步流星走回转椅坐下。

七巧偷偷吁了口气，松开双拳，手心汗浸浸的。

凌云：“往事如梦，不提啦。言归正传。《花非花》的小说你读过呵，抒写四个女性的命运，你喜欢谁？”

七巧：“树葵——”

凌云：“树葵？哦，她是个山村女教师呢，你不是讨厌教师这一行吗？你能演好她吗？”

七巧惊喜地跃起：“让我演她？行。我不喜欢当教师，并不等于我不喜欢教师嘛。再说我们徐家书屋祖辈都是教书的，种族心理积淀总还是有的呀。”

凌云：“你倒挺会诡辩。你能否胜任？我还得认真考虑。不过，你气质对路，坦白、率真，文雅中却有股子犟劲。我第一眼的感觉，我相信。”

暮霭沉沉，室内很暗。凌云没有意思开灯，又续上一支烟，将自己裹在云雾里。

七巧止不住小声咳嗽。

凌云：“哦，对不起，呛着你啦。”摁灭。

七巧：“哦，你抽吧，我能适应的。”

凌云推开身后的一扇茶色玻璃窗：“你不愿当教师，我并不想指责你什么。可是教师职业是光荣的，忠诚于山村教育的老师，就称得上崇高了。社会应该尊重他们，电视应该宣传他们。教师形象应该感人，更应该真实，你懂这些‘应该’吗？”

七巧似懂非懂。凌云似换了一副说教面孔。

凌云：“你嘛，是嫩了点。不过可以体验生活弥补弥补。喂，你刚才像是说到你三姐，她是自觉自愿读师院的，她——现在在哪